

寻找樱花

姜 德 明 著



寻找樱花

姜德明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寻找樱花

姜德明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99,000 印张：6.375 印数：1—6,800

统一书号：10109·1789 定价：(平装)0.63元(简易精装)0.70元

序

陈大远

德明同志的散文，是我最喜欢读的，它们不但给我很多教益，甚至还帮助我驱除病魔。我曾向德明同志开玩笑地说，《雨声集》是我患肺炎住院时读完的，它减少了我的疾病的痛苦。《书梦录》是我患三叉神经疼时收到并开始阅读的，它成了我的镇痛剂。玩笑话并不是谎言。

我读了这本《寻找樱花》的作品之后，深深感到，德明同志对于周围的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反映快，抓得住，善于猎取题材。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长处。怎见得？有事实为证。今年三、四月间，他去日本访问，行前告诉我，访问日本的人太多了，写日本的人也太多了，所以他也许不想再写什么。我说，十亿人住在中国，多少会动笔的人写中国，仍未写深写透，还在努力地写。希望他不虚此行，载文而归。大概是日本的新鲜事物在冲击着他的创作灵感吧，写出了十几篇动人心弦的文章。说来很巧，他回国之后不久的五月

份，我也去日本访问，访问回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写了四篇散文。本来不想写文章的人，写出了半本《寻找樱花》；我这个劝人多写的人，却是收获无多。从这个巧合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德明同志可以说是一位具有高度洞察力的采矿人，是一位具有高度艺术技能的珍宝加工者。

德明同志总是把他的笔锋向着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象《轻轻的叩门声》里的火车司机，《稀客》里的退休排字工人，《台湾少女》里的台湾姑娘，等等。他很喜欢这些小人物，并把他们作为主人公，不但这本《寻找樱花》里的许多篇章是如此，其他散文集也是如此。当然，他也很喜欢写一些当代的、前辈的作家、诗人，象曹靖华、何其芳、井上靖等，这些人，德明同志并不是把他们当作什么大人物来写的，而是要写出他们那些值得怀念、值得纪录下来的友谊。

作者的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具有浓郁的感情。他不管写什么，都要把全部感情倾注在他的文章里，倾注在他要歌颂、要记述的人物身上，甚至于，对于他所要描写的一个山村，一条小溪，一间房舍，以及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要为他的深厚的感情所覆盖，在那里闪烁着光辉。

只见过一面，说上两三句话的台湾姑娘，就

被作者抓住，写了一篇很生动的文章，而且在文章中，对这个台湾姑娘寄予非常深厚的感情。一位火车司机，报社的通讯员，作者并不十分熟悉的客人，给予热情的描述，把这位同志的朴实、认真、率直的性格揭示出来。井上靖先生，在作者笔下是一位友好和善的老人，我也认识他，在国内同他多次会晤，五月我去日本访问时，也同他见过面，而且在一个茶会上交谈过。这样一位慈祥的、诚挚的老作家，通过德明同志极其细致的描述，又站到我的面前。何其芳同志，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诗人，可惜我只读过他的书，没见过他的面。在《海王村里客》这篇散文里，我不但见到了他，而且他象成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一篇短短的文章，能够给读者这样深刻的印象，如果作者不是把全部感情注入进去，那恐怕是办不到的。

近几年来，我读散文，大概德明同志的作品是我读得最多的了。从他的作品中，我得到很多教益，由于我也是喜欢写散文的，所以他的文章中的精髓，也就变成了一种维生素注入到我的作品中去了。我想，今后我还会得到更多的教益，我们也还会沿着我们的共同道路向前走去。

1983年11月25日

目 录

序(陈大远)	1
不夜的深圳	1
石像	5
荒原	11
稀客	19
去年夏天	24
轻轻的扣门声	28
一个普通编辑	32
课堂上的“爱情”	40
临湖轩记盛	47
信	52
书的故事	56
海王村里客	62
《书话》主人	65
孟超的爱	71
“我是好人!”	81

听车楼记	89
寻找樱花	94
拜墓记	99
井上靖先生	105
梦里岚山	113
松山之旅	120
广岛的风	126
摩天大厦的外面和里面	132
法师夫人	136
丸善一瞥	142
逛旧书店	147
内山书店小坐记	151
香水手纸	156
“景德镇”小馆	161
台湾少女	167
东京街头	170
后记	189

不夜的深圳

在深圳住了几天，我仿佛回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时我跑过一些工地，一些新城，不，一些旧城，一些沉睡多年而刚刚苏醒了的城市。

特别是那次在洛阳，我时常会回忆起自己怎样在拖拉机厂工地上寻觅那些建设者的踪影。落雨天，我在泥泞的工地上跋涉，人们正抢时间在雨中施工。雨声夹杂着哨声、汽车马达声，还有来自各地的建设者们操着各种口音的吆喝声……连我的身上也溅上了泥点，我甚至不想去擦掉它，似乎这样可以分享一点建设者的光荣。

我住在可以透进风来的工地简易招待所里，在那里，曾经同来自东北和天津的工人聊天，也曾在用席棚搭起的工地食堂里，跟几个上海姑娘交谈。她们每个人都抱着一个饭盒，一边吃着，一边用小饭匙比划着她们未来的新厂。夜里，到处仍是一片灯火，仍是一片欢腾。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感到生活的节奏是匆忙

的，但，充实，鼓舞，我睡得也踏实、香甜。

现在，我来到了深圳，多么陌生、又多么熟悉的深圳啊！

运输汽车扬起了黄尘，我并不怎么讨厌它，因为这很快就会过去的。眼前又是一座新城，耳边又响起了哨声、马达声，还有那各种口音的建设者们粗犷的吆喝声……当然，在旅舍、饭馆和商场里也能看到风尘仆仆的外地人，有的是来参观、办事的，恐怕也有专来拣便宜货的。不管怎么说，深圳正在吸引着很多人。

当然，我也不会再住工地的临时招待所了，而是有沙发和软床，有空调和彩色电视的房间。但是，你在这里也不能舒坦地悠然度日，因为我睡的是加床，不仅没有蚊帐，甚至没有枕头。夜里，连走廊上都睡满了初访深圳的不速之客，不仅蚊子叮，还有老鼠穿廊而过。这当然有待改进，好象也没有人过分介意这些，因为人们都理解昨天这里还是一个荒村。以往的建设者们在开发每一个处女地时，不是比这更艰苦吗？

我从居室的大玻璃窗里外望，高楼工地上灯火通明。深圳果然是个不夜城。

那天夜里，我们快要睡下了，深圳特区报的朋友们硬要拉我们上街去吃夜宵。我们的车子不时被运输卡车截住，修路工人正利用夜间施工。

后来车子停在一处灯火辉煌的饭店门前，名叫“雅园”。这里的装饰都是紫红色的调子，地毯、餐巾、窗帘，甚至连女服务员也都穿着紫红色的裙子，形成一种庄重、宫闱的色调。我们上了二楼，灯光更加柔和，抛开落地式玻璃窗外面的世界，我感到宛如置身在东京的一家高级餐厅。这是因为我甫自东京归来便到了深圳。

……最后，年轻的女服务员端来两大盘炒粉，一种是细条带咖喱的，一种是宽条不带咖喱的，她要问过每人吃那一种以后才替你盛到碗里。我们的一位朋友说，随便盛上吧，大家自己拿。那姑娘礼貌地微笑说：“对不起，我们这里一定要尊重客人的口味再布菜。我们不怕麻烦。”本来，我从来也没有吃夜宵的习惯，可今天，是炒粉的味道好呢，还是那姑娘的服务态度好，才引得我胃口大开，吃得这么心旷神怡？

走出“雅园”，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在北京也难找到这样的“夜生活”。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深圳展览馆参观“书市”，路上经过一座尚未竣工的高层建筑，看上去大体还是空架子，可是就在最底层的一角，有两层不大的门面已开业经营着一家餐厅，那名称正好是“雅园”。怪了，难道昨夜我是在这家餐厅里吃夜宵的吗？为什么我只感到灯红酒绿，却不曾注意

到三楼以上和楼下左边还是个空楼工地呢！昨夜陪我们的朋友笑了：“没错，昨夜咱们就是在这儿吃的。先开辟出一个角落来营业，不是可以加快资金周转，增加收入，增加就业人员的机会吗？深圳都是这样，不这样干的才是傻瓜呢！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不再言语了，仿佛昨夜的饮宴象是神话，如在梦中。在深圳，只要你有兴致，而你的口袋里又有钱，有不少象“雅园”这样的酒家在迎你入梦。

伴着窗外远处的工地灯火，我又睡了一个踏实觉。似梦非梦中，不知是谁又拉我到另一座高楼下面的餐馆里去宵夜。这一次有了见识，我还问人家，这座大楼的别处是否也都是空的，那人哈哈大笑说：“错了，这是一座已经全部完工的大楼。”我听了总是半信半疑……第二天醒来，我一直为这梦而暗笑不止，管它是梦是现实，反正我今天一定要到那儿几座大楼工地去看个究竟。而且象当年似的，在那里我也许会找到来自东北、天津的老工人，以及那些也会举着小饭匙在乱比划的上海姑娘吧……

1983年5月

石 像

离开深圳不坐火车乘汽车，目的就是为了到惠阳看看西湖和有关苏东坡的遗迹。

苏东坡被朝廷流放到惠州只住了三年，可是惠州人民独厚于他。祖祖辈辈的惠州人以苏东坡在这里住过而引为骄傲。今天，在孤山之麓更建有一座苏东坡的纪念馆，全城都流传有苏东坡的故事，惠州人看重文物，尊重作家的气度，在别处是少见的。

我们就住在西湖边上的招待所，客房一半是建在水面上的，如同身处水榭。每天傍晚，我都乐于搬一把折椅在阳台上小坐，四望湖水，好不悠闲。我久闻惠州西湖之名，绝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辽阔宏大。湖上亦有一道苏堤，堪与杭州的西子争美。我深愧自己的无知，想到人间的万事万物博大深邃，个人终究孤陋寡闻，只能少见多怪了。

夜里，沿湖长街上个体户卖衣衫的一间间小

木屋收市甚晚，各自闪亮着一盏日光灯，连成了一条银色的龙。灯光倒映在湖面上，那条长长的龙似乎微微地在闪动着身体。无疑的，这灯光给西湖之夜带来了活力。

我曾经在小木屋前流连多次，说不清是爱看挂起来的那些衣衫的款式呢，还是爱看那一间间小木屋里的主人。主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少男少女，本身多是港式衣着，不过看上去很随便，也不是什么质地特别高级的料子，说不上别扭、碍眼。主人们一边看书，一边大声开着录音机收听音乐，也许借以吸引顾客？可我几次站在那里，他们都连头也不抬，自顾看书。

柜台上也有与衣衫无关的物件，比如我就看到几部梁羽生和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价钱可不便宜。也有一些小木屋是专卖洋货的，名酒名烟，糖果咖啡，日本的，美国的，应有尽有。惠州距港澳近，这些亦就难免了吧。

我没有机会同这些小木屋的主人们交谈，也不知道他们今天的欢乐与苦衷。我只想，如果不是我们的政策好，西湖边上也就没有这些小木屋了，那么西湖的夜不是太暗淡太冷落了吗？那些小木屋的主人们又当去何处打发他们的光阴！

我先在孤山脚下找到了苏东坡侍妾王朝云的墓。文学史上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比如这

位年轻的钱塘歌女，出身微贱，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历来有几个记得苏东坡妻子名字的？而王朝云却人所众知。这不仅是苏东坡的诗里写到过王朝云，而是在她的身上藏着一颗美好善良的心。人们总是追求正义，爱慕善良的。历经各个朝代的兵匪战祸，以及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王朝云的墓始终安然无恙，便是一个明证。

宋绍圣元年（公元一〇九四年），苏东坡被朝廷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谪惠州。离开杭州时，情境凄凉，只有王朝云重情义，愿随苏氏漂流。她是伴着一个被流放的“管制分子”生活的，三十四岁那年逝于异乡惠州。苏东坡感念她的坚贞，在孤山之下为她建墓。今天，人们就在孤山之麓又为苏东坡建立了一座纪念馆。凡是来参观纪念馆者，没有人不来凭吊王朝云墓的。

我漫步苏堤，站在连接平湖和丰湖的西新桥上。朋友们为我讲了苏东坡和王朝云夫妇之间的若干故事，我以为其中以这座西新桥的故事最为动人。朝云逝后，苏东坡于某夜得一梦，见朝云每夜都来为襁褓中的婴儿喂奶。忽然发现朝云的下半身尽为水湿，问其故，答曰堤上无桥，只能夜夜涉水探子。醒来，苏东坡即立意修建此桥。王朝云的母爱精神，以及苏东坡对朝云的爱情都

包含在这个故事里了。夜里，我在阳台上远望苏堤，仿佛风雨之中，有位年轻的母亲正匆匆地奔波于西新桥上……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忠贞的爱情，不会忘记一个母亲的心！

我们坐在苏东坡纪念馆前的一座石雕像前休息。这是诗人苏东坡的一座立像，未见到它时便听到当地的朋友说，这座石像怎样不好，想再重新雕刻一座。当时听了并未怎么介意，现在坐在石像前，我简直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倒觉得这石像一点也不俗气，很有诗人的气质，而且在别处亦不曾见到过类似的石像。我诧异何以非要推倒不可，朋友解释：

“有人嫌石像没有眼眉；苏东坡的衣服上也没有褶皱……”

我明白了，这是个欣赏习惯问题，因为有的人看惯了庙里的泥塑菩萨，或工艺商店里卖的绢人。这样要求起来，恐怕还要数数苏东坡到底有几根胡须了。我又问：

“那么要重做一座什么样的石像呢？是不是连衣服的颜色也要涂上？”

“那倒不一定。有人说，若是眉毛清楚一点，再加上一对黑眼珠子，不是更有精神吗？”

说了半天，还是想把苏东坡做成泥胎的佛像。

我有点为石像的作者鸣不平了，同时也想到

推倒石像再重塑一座，不知要浪费多少钱，于是不嫌冒昧地向朋友表示，现代雕塑艺术都趋向于造型简练、夸张，为了加强石像的立体感，表现石像的浑厚气势，以及石料的质地坚硬，雕塑家不拘泥于眉毛、胡须的细部真实，也不表现衣服的皱摺细部，只注重整体的大效果，是艺术家的识见，也是雕塑艺术的一种风格，不能强求一律。其实我们古代的石像，也并不是同泥塑彩人一个样的，那也是讲求气势，注重夸张和简练的。朋友出于礼貌和客气，并没有反驳我的观点，只是面露笑意，默默不语。

“来，留个影吧。若是石像果然被推倒了，就无法补这一景了。”我听朋友这口气，难说他是赞成推倒这石像的。一经我追问，原来他也不以为然，只是有关的领导有这看法，而且有的美术同行亦有借“当地群众不满意”为题而存门户之见的。听说，那石像作者是一位青年雕塑家……想不到在一座纪念苏东坡的石像上，亦缠绕着讨厌的人事纠纷，而我们的有关领导又不怎么尊重艺术家的劳动，这就不好说了。

离开惠州几个月了，时时会想到西湖之夜的那条银色的龙，想到孤山下的王朝云的墓和那座苏东坡的石像。石像未必是伟大的杰作，但我敢说那绝不是一件失败的作品，为什么一定要推倒